

恩海難量——緬懷漢地演密教者 福德法幢劉公銳之金剛上師

沐恩弟子 陳建強

ཨ་མ་ལཱ་ཤེ་ཡཱ་ཤེ་ཡཱ་

引言

飲水當思源——在世間法方面，一般人認為一切修業、解惑，均得益於老師。為表彰師道尊嚴及其重要性，有「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之訓示。若然數典忘祖，即被責為大逆不道，更何況是開示出世間佛法之上師呢？故特別唸誦「喃喃本師釋迦牟尼佛」，所謂「本師」者，即示「其來有自」，其尊師可想矣。

劉公銳之金剛上師將一期大密法弘演於漢土，使無數漢地眾生得沾法益。其來有自、其傳承信而有徵、其法統清淨純一，源遠流長，追本溯源，實有足述者。師恩深湛無以為報，^{弟子}實感汗顏與慚愧。現謹略述余跟隨上師學佛之因緣，及上師對余之恩澤等事蹟，以至誠緬懷上師所教，聊表一己之情，此文之所由作也。並懇請上師早日乘願再來，是所祈盼！

早期受訓

余自小受西方教育，中小學皆就讀於天主教學校，受其薰陶，對余之精神生活起着非常重大之影響，自小便對精神上之皈依，及對人生與宇宙之奧秘等，渴求甚殷。

初中時，開始廣泛地涉獵西方之宗教及哲學，包括神學中之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聖本篤 (St. Benedict)、聖方濟各 (St. Francis of Assisi)、聖多明尼 (St. Dominic)、聖湯瑪斯、阿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等人之一些重要著作。並對康德 (Kant)、黑格爾 (Hegel)、叔本華 (Schopenhauer)、尼采 (Nietzsche)、羅素 (B. Russell)、杜威 (J. Dewey)、愛恩斯坦 (A. Einstein)、維根斯坦 (Wittgenstein)、沙特 (J. Sartre) 之存在主義、佛洛伊德 (S. Freud) 之精神分析學，及容格 (C. Jung) 之分析心理學等等近代西方哲理作進一步之研究，從不同之層面及角度去探討人生及宇宙。

中三時，偶然得讀一本由默頓神父 (T. Merton) 撰寫之「默禱之新種子」 (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 一書，敘述其與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 (D.T. Suzuki) 探究禪學實踐經驗談。之後，更

從其另一著作「亞洲札記」 (The Asian Journal) 中得一些啟示。書中談到他在亞洲之靈修生活體驗，特別到印度參觀及拜訪一些印度教與佛教領導者之感受。此行給予他深刻的體會及新的啟示，使他更進一步了解到亞洲深厚之精神文明，能夠填補西方物質文明之不足處。余從而對東方文化深感興趣，並開始著力加以研究。

早期接觸佛學，真有目迷五色，摸不著頭腦之感。讀黃懺華之「佛教各宗大綱」，對漢地佛教始略知梗概。繼續讀蔣維喬之「佛學概論」，及其「因是子靜坐衛生實驗談」，對佛教之靜坐有初步之認識。

緣會恩師

佛教謂說食不飽，如無真正的實踐，即使說得天花亂墜，亦只不過是數鄰家寶，於自己毫不相干。余四出訪尋明師，終有幸得參加劉上師所傳授之第十一屆靜坐班，時為一九六八年，余年十五歲。初遇上師，感覺他是一位目光炯炯有神、



聲音洪亮、中氣十足的中年男士。教靜坐期間，上師自稱為教書先生，很喜歡年青人，欣賞年青人之朝氣與衝勁；但亦恐防他們因一時之衝動，做事容易一暴十寒。上師特別告誡年青人，做事要有恆心，所謂「**長遠心難得**」，必須不斷努力，方能學有所成。

上師對後進抱有很大的期望與關懷。他強調此靜坐法原是秘密法要，現能公開傳授，乃其師祖敦珠法王所恩准的，故請各人多加珍惜。靜坐課程完結後，上師勸諭學員須每星期一次，返回學會實習，並親自檢查。之後宣講「天台小止觀」、「心經密義闡述」。余當時因覺靜坐雖修持脈、氣、點對身體有裨益，但如何**調心**才是重要的課題，故此參加上師之佛學班，未有間斷。

上師身教

與此同時，對上師之為人及日常生活，亦作進一步之了解。上師每逢春節、暑假及寒假，例必掩關，**修持精進，分秒必爭**。為了養家育兒，每日兩份工作，在兩所學校分別任教上、下午班。放工後往學會處理會務、開示法要，到晚上十時，才帶着疲憊的身軀回家，抵家時已差不多十一時了。稍睡片刻，於凌晨兩、三點起床修法至五點，再稍作休息。六時正，又起來預備上班了。如是者數十年如一日，從不間斷。這些刻板式的生活，在余腦海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時，上師除早年受李世華居士資助求法之外，於生活上所需，概不接受任何供養。後來兒

女成才，獨立並可反哺時，因弟子們之哀求，以給予「種福田」之機會，方才慈悲接受供養。但亦只限於在灌頂之時，其餘時間，一律謝絕供養，所有生活養老費，皆由兒女供給。上師經常告誡我輩弟子要謹記「施主一粒粟，重如須彌山，此生不解脫，披毛戴角還。」上師之不為名利恭敬，為法忘身之表現，**感余至深**。

成佛教徒

余受上師之感召，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接受了劉上師傳授之「四臂觀音寶瓶灌頂」，正式成為佛教徒及密乘行人（獲授三律儀：別解脫戒、菩薩戒、金剛乘十四根本墮）。上師指示要勤修四加行、上師相應法、三根本儀軌，並須每月之黑、白半月誦戒（布薩）。上師為方便學人，特別制訂「戒本」，並請師祖敦珠甯波車賜序，以示慎重。

得遇明師心折服

拜倒足前求接引

醍醐灌頂賜重生

滌垢淨障感師恩

不久，家嚴因為腎臟衰竭而與世長辭。此對余之打擊，沉重難當。因念**世事無常，人生苦短**，佛經云：「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乃萌出家之念。余於喪事後，鼓起勇氣向上師請示，希望能放下一切，專心修行，幫助上師弘法利生，乞求允許。上師義正詞嚴地向余訓示：「出家乃

大丈夫事，不可等閒視之。前人出家先要父母批准，並須萬緣放下，否則不宜輕率從事。況且，於此末法時代，很多人為了生計，出家到寺院裏掛單，你連養活自己之能力都未有，出家反而變成穿起袈裟事更多了。你學未有成，如何助我呢？若真有堅願心，就拿個博士學位來見我，以示堅毅不拔之弘法願心，助我一臂之力吧！若不具有足知識，會很易退轉的，以後不可再提出家之事。」上師謂真正的出離，不一定要出家。只要自己能夠真正地去實踐佛陀的教誨，則解脫之道是必定成功的。上師語重深長、透徹而具智慧，令余茅塞頓開，誓願勤奮讀書，充實自己，莫令上師失望。師尊之慈悲音容，在余之內心深處仍在迴盪著……前塵往事，不堪回首，思前想後，不禁揮筆而下淚！

在家出家原一味

佛法還須心內尋

迷津一點回正道

羔羊力奮闢前程

道上進修：理論與實踐

一九七〇年七月五日，獲師尊賜予「金剛亥母秘密灌頂」，授以「金剛乘八支粗罪」及「五方佛三昧耶戒」，並多所鼓勵及鞭策。在教授亥母儀軌時，師尊詳盡地開示有關「吸、滿、消、射」之口訣，叮囑要小心修習寶瓶氣及剛猛氣。經過一段修練時間後，並經上師之考核，方才允許作進一步之深造，授與修持脈氣點之口訣，以使修練更趨成熟。如是又過了一段時間，師尊認為時機成熟，允許傳授六法。師尊在此特別開示，謂在



新派（包括白教、花教、黃教）裡，六法是同等重要及平排的，唯獨在我舊派（紅教）裡，拙火是修脈氣點的根本及正行，而其他五法（幻化身、夢幻、光明、中有、頗哇）則只是支分。若拙火修不好，其他五法亦無從修得好的。故拙火是其他五法之根本，正是這個道理。

同年九月，上師與羅時憲教授商議後，決定在學會成立「佛學研習所」，以兩年時間，教授大專以上之課程，培訓佛教人才。上師導讀「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大圓滿無上智廣大心要」、「諸家大手印比較研究」等。羅教授指導以「現觀莊嚴論」與「小品般若經」對讀，並導讀「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成唯識論述記」等大乘空有二輪之經論。李潤生、林潤根兩位居士分別講授陳那及法稱之因明學，導讀商羯羅主之「因明入正理論」，及周叔迦、陳大齊、熊十力、呂澂等人之注釋等。葉文意居士則講授阿含、俱舍、異部宗輪論等小乘經論等。如是者，余漸對大小顯密佛法，得窺堂奧。

上師不斷造就人才，經常嘉勉後學，鼓勵年青人要多些參與研習班及法會，幫忙學會之會務等；既可由參與而提昇精神學養，亦可以幫助各人種下福德之因。上師在其數十年之學養、修持證量及弘法經驗中，鑑於現代修行人在修行道上可能出現的過失，及其可能遭遇的險阻，為了要針對時下學密行人之流弊，特別制定了密乘學人之四項修持原則，使學人有所遵循及知所警惕；並提出了學會之信條。

修持四原則：發菩提心、正見正知、嚴守戒

律、精進修持。

學會之信條：重才重修重法（此所謂願菩提心）

出錢出力出心（此所謂行菩提心）

上師譯著

上師不獨勸勉後學要倍加努力，自己亦以身作則。於一九七六年，退休後前往台灣，以六十歲之高齡，追隨歐陽無畏老師學習藏文，並帶同一眾弟子並肩學習。正如陳健民瑜伽士在「大幻化網導引法」序中所言：「劉師兄凡有法處，無不求。：他卻不單自己皈依，而且邀人參加。所以劉師兄到處，即是法會道場。這次得遇明師（按：此是指敦珠甯波車第二世），實在是他熱心求法的善報。」上師之學藏文，目的是希望將敦珠法王（敦珠甯波車第二世）之重要著作譯成漢文，使漢土眾生得沾法雨，從而使敦珠法王之法脈，在漢土落地生根，發揚光大。其艱苦不為人知，而其發心之廣大等同牧人及舟子。

自一九七二後，上師不斷地收到法王寄贈之藏文佛經，相繼有「密集金剛續」、「甘珠爾」及「甯瑪十萬續」等百多函，因而萌起要專心學習藏文之念頭。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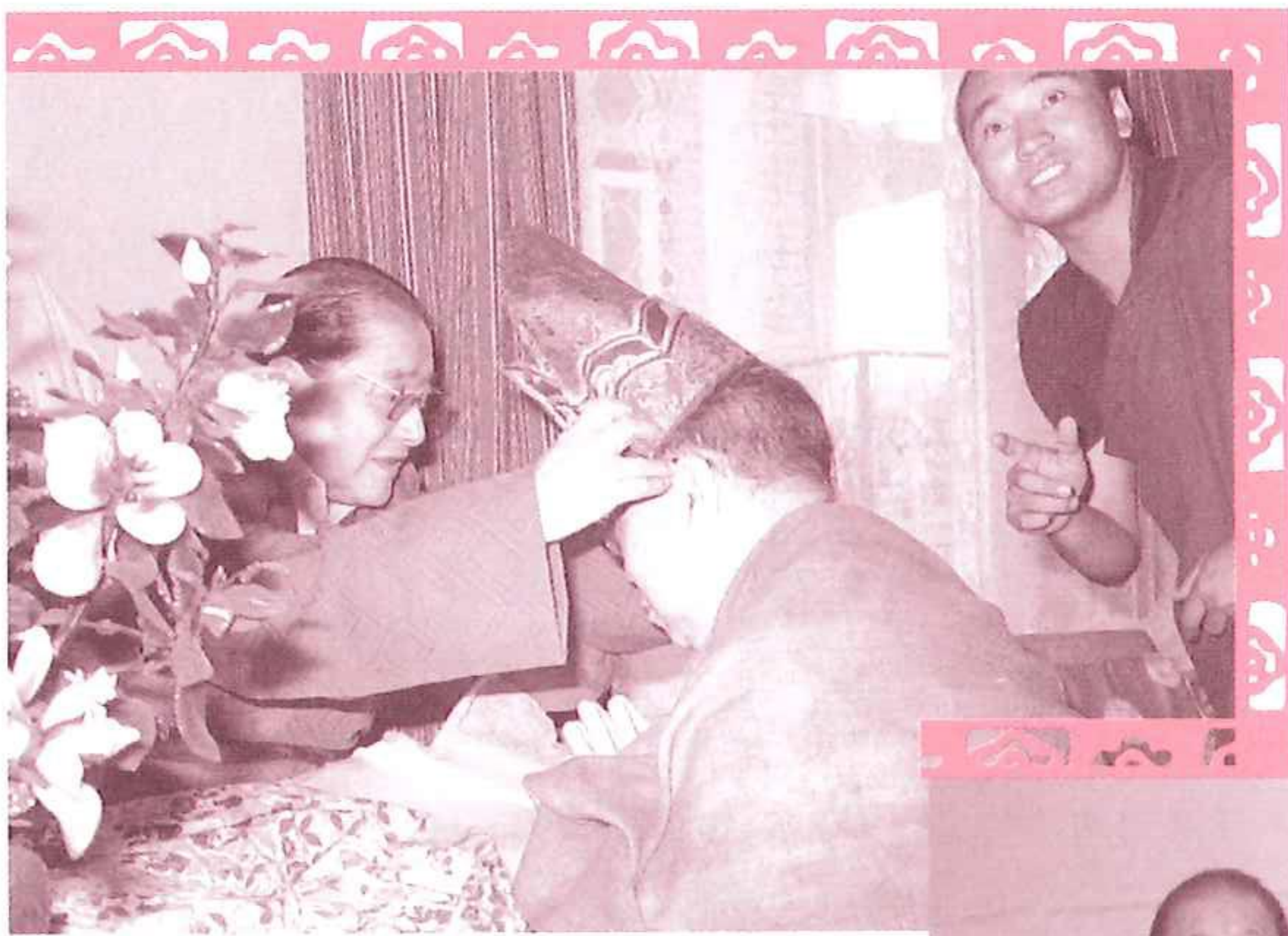


圖 1.24 依怙主敦珠甯波車在1981年於其寓所賜蓮冠給劉上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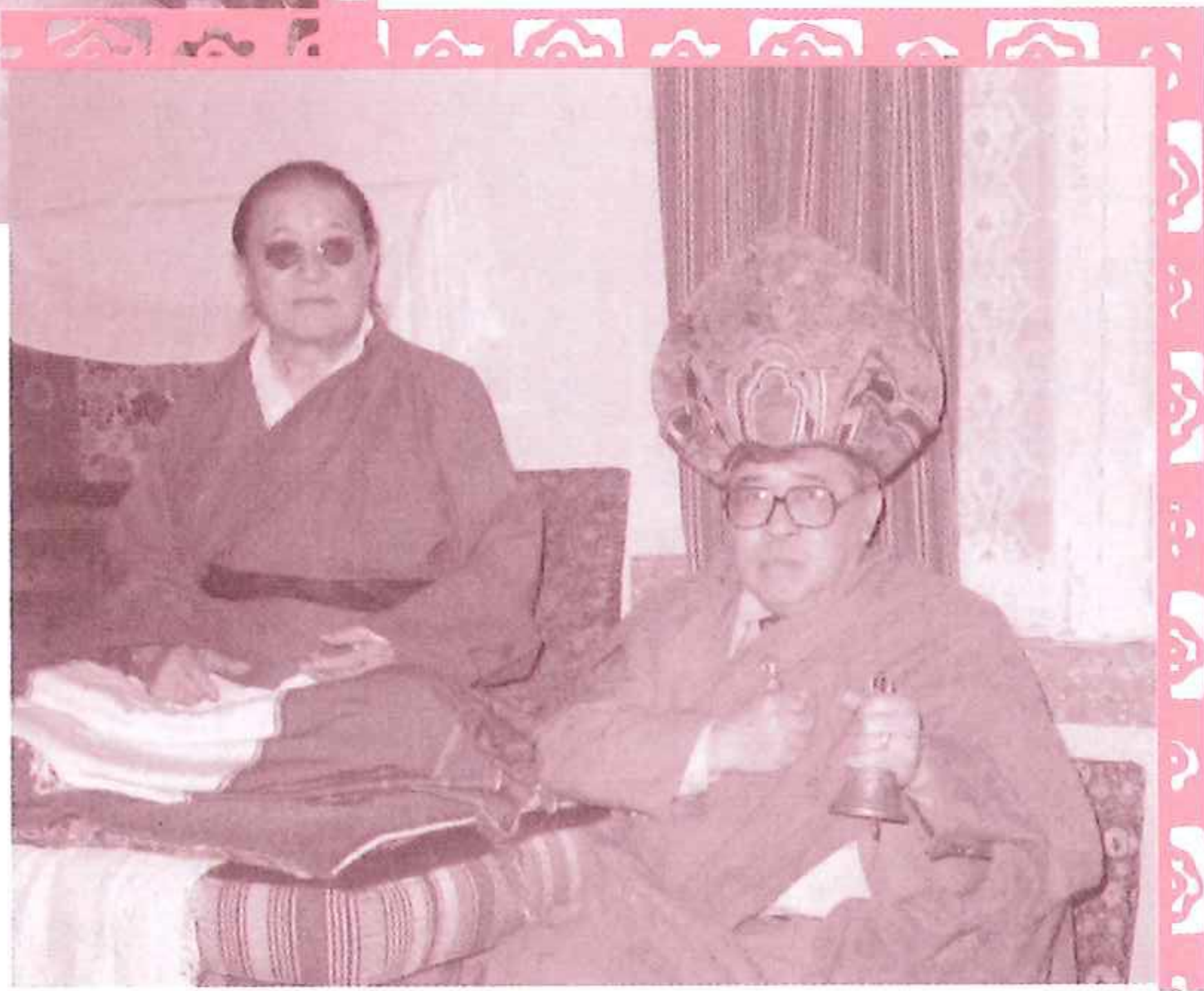


圖 1.25 依怙主敦珠甯波車與劉上師(1981)。

台期間，上師分別在台北、台中、高雄及台南創辦了各學會，以滿其遍豎法幢之宏願。一九七九年，上師創辦季刊免費贈閱，以廣密法之流通。同時，成立「密乘出版社」，流通佛教書籍。上師相繼譯出了蓮師之「密咒道次第寶鬘釋」、「羅桑卓之贊青（即第一世班禪喇嘛）之「菩提道次第訣要證一切知安樂道」、敦珠法王編纂之「西藏甯瑪法源歷史讚頌」及寶無畏自在尊者之

密宗行者所阻撓，說如此做法，乃販賣如來家業。為免與人口實，上師於一九八一年前往尼泊爾，請示敦珠法王。法王大力嘉許，並賜序及致各中心之介紹信（見英譯本插圖），阻撓便不攻自破。法王更賜予上師蓮冠及法衣，以示重視法統於漢地之弘播。

「外內宗義略論」等等論著。一些以前未出版及已譯出之書籍，分別以藏書及叢書出版，名為「全集」，共三輯，分十五套。出版計劃曾刊於季刊上，遭當時一些

法王港台之訪

一九七二年，祖師 敦珠法王

第一次訪問香港。因 上師之慈悲，向 法王推薦及保證，使不少師兄弟得獲 法王垂鑑及賜與高法灌頂。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余受 法王親賜「金剛薩埵」阿闍黎灌頂、授以阿闍黎戒，並賜藏文法名「**移喜泰賢**」（意為「**智慧無邊**」）。若無 上師之恩典，則無以致之。 法王更謂：「受高法灌頂者，要實踐法供養，於甯瑪巴法，必須精進修習，努力弘揚。凡我同人，務必守此誓句。」（見上師著之「敦珠甯波車訪問香港」第四十二頁。）

法王之開示，為余之座右銘。

一九八一年及一九八四年， 法王再度訪港。特別於一九八四年， 法王專程前往台灣，為台中新學會舉行佛像勝住典禮。 法王於訪港台期



圖 1.22 依怙主敦珠甯波車之墨寶及劉上師之墨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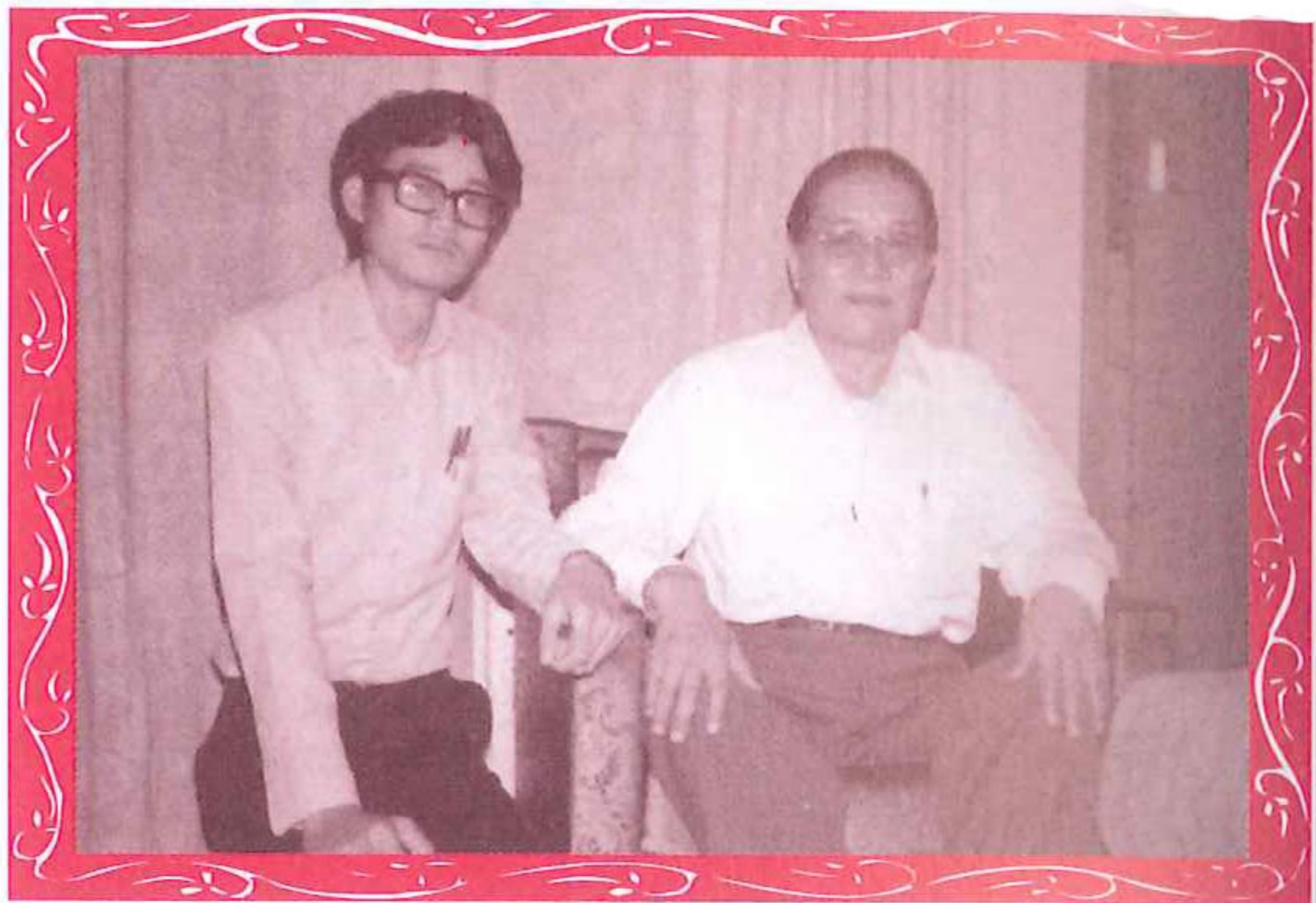


圖 1.21 依怙主敦珠甯波車與移喜泰賢於1972年在香港攝。

面繼續進行，並謂會加持 上師在台灣興建西藏式寺廟之心願得以圓滿。

師恩深湛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余獲 上師慈悲恩准，授與「普賢王如來」及「蓮花生大士」之名詞灌頂，及「上師身語意根本與支分三昧耶戒」與「大圓滿戒」，為余具足三恩之 根本上師。此次是唯一一次由 上師親傳之「四級灌頂」；傳授了大圓滿之「且卻、妥噶」等要訣，並指示於日常中修練法、報、化三身坐姿，以便將來可傳與更高口訣。與此同時，承蒙 上師厚愛，余被委任為香港學會之副會長，處理日常會務。之前，余主要是幫助 上師翻譯中英文之文章；至此，便正式地幫助 上師分擔弘法利生的工作。

間，先後傳出了「敦珠新寶藏」內一些重要法要，其中包括「蓮師」外、內、密、密密修法；「海生金剛」、「無死蓮師」、「鄔金藥師」、「空行財神」、「蓮花王」、「移喜佛母法」、「普巴金剛」、「馬頭金剛」、「千佛灌頂」、「三年閉關法」、「頗哇法」、「飲空增壽法」、「大圓滿」口訣等法要及灌頂。 法王更責承 上師要將儀軌譯成漢文，以便傳予具緣之漢地弟子，又開示 上師要對翻譯、弘法及修行三方

初次囑咐承接傳承

上師給人的印象，是典型之「嚴父型」，往往在表面上對弟子輩嚴加管教；但在骨子裏， 上師卻是非常慈悲。「嚴師出高徒」自古已然，這些都是難得的「逆緣加持」，猶如馬爾巴上師之於密勒日巴尊者般。 上師經常以歷史故事及人物來教導我們，以古喻今，使我等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一般之師兄們皆畏攝於 上師之威嚴，然而 上師對余之恩寵，卻是無微不至。這種恩威並施，實是領導者受愛戴之主因。 劉師母王麗東女士則是典型之「慈母型」，看待弟子輩如同己出，呵護備至，並且經常地鼓勵我們奮發向上，為的是自利利他。

於一九八六年，當 上師知道自己心臟及肝臟出現問題，特別於祈禱 敦珠法王壽辰及長住世之法會前（六月十日），單獨向余夫婦二人表示要余承接傳承，並要求作出答覆。經七日慎重考慮後，余向 上師表示自知能力有限，學養俱無，未必堪能肩負此一重任，實有負 上師厚愛，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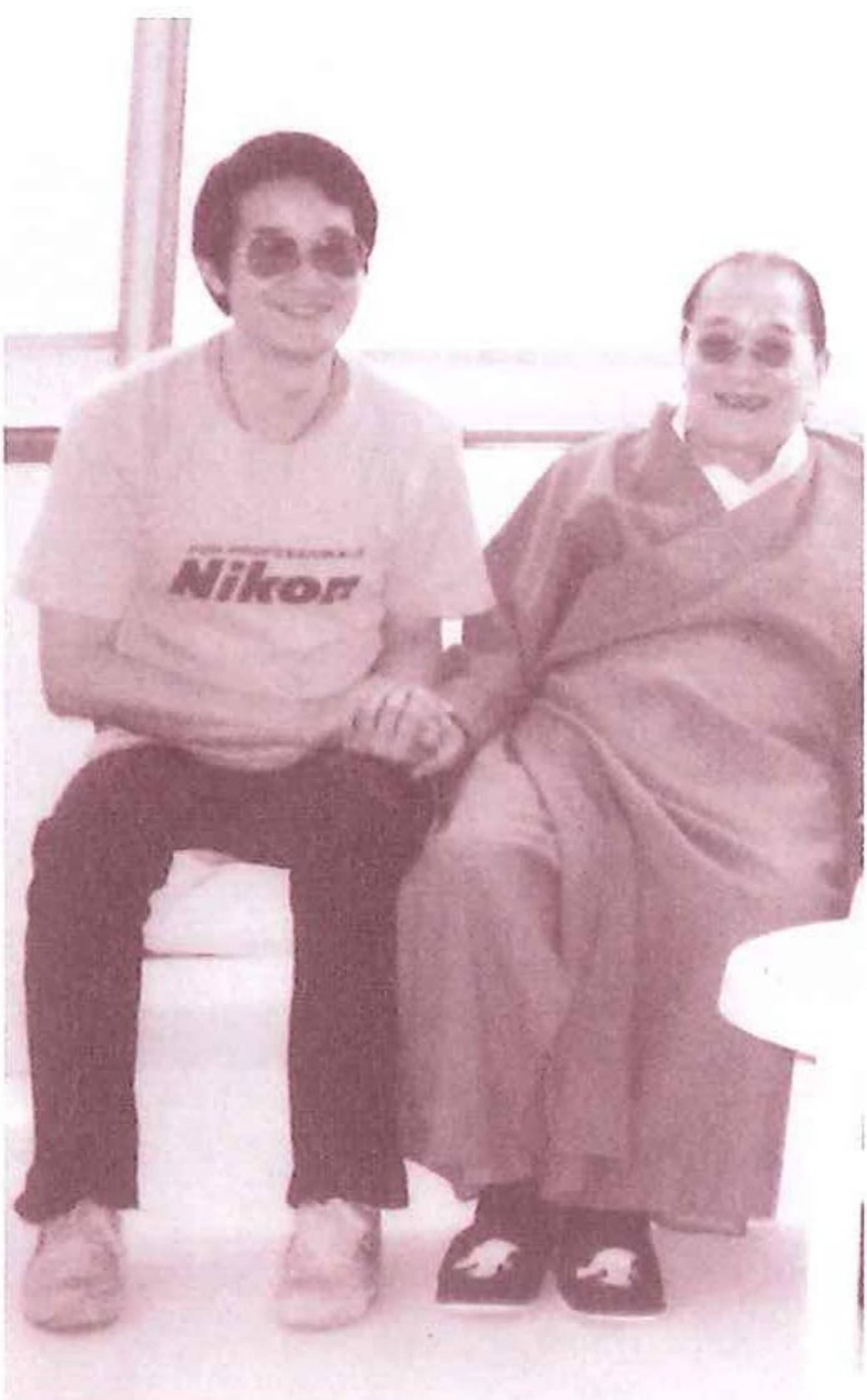


圖 1.23 依怙主敦珠甯波車與移喜泰賢於1984年在香港攝。

表示可能會移民他國，因而婉拒。上師厚愛。但上師仍堅持己見，謂移民與傳承一事，風馬牛不相及，只要余在教理及修持上多加努力，上師會盡力培養，相信不成問題的。至此，余因不想上師失望，只好向上師表示接受，並謂會盡力而為的。

不幸地，由於傳承之事外洩，引來無數之攻擊及挑撥離間。余為顧存當時之大局，避免金剛兄弟起忿爭，乃於一九九〇年中旬，在完成香港新學會裝修之責任及開光後，以私人理由辭去永遠董事及副會長等職位，只保留有投票權之會籍。並於一九九三年一月在英國修讀博士學位，以圓師望。余以為上師已另覓適當人選，因而將傳承之事淡忘了。

再次囑咐承接傳承

一九九六年初，上師返港治病，向余夫婦表示，曾於台灣示疾並想離開。卻得親見三位祖師，分別是敦珠法王、啤嗎那密渣尊者及獅子自在尊，要求上師要完成某些事情，方可離開。上師則請求三位祖師派人協助。當內子問上師究竟向三位祖師請求何人協助時，上師指著余夫婦說：「就是你們二人！」內子因余尚差一年方完成博士論文，所以答應。上師會於一九九七年中返回學會幫忙會務，上師聽後非常高興。而於數月間，上師身體由衰弱而變為迅速好轉，並且經常笑口常開。

上師於一九九六年四月二日（農曆二月十五

日），再次囑咐余必須承接傳承，並要余呈上信件正式請求，以示重視法統與傳承。信中必須列舉余之誓願，以符合緣起，並謂此舉可圓滿余之福慧資糧。余不敢怠慢，依上師指示照辦。上師欣然收藏信件於懷中，囑咐余要學好西藏文。即使自身未能學好西藏文，將來所收之弟子，亦須培訓他們學好西藏文。復次，叮囑不可將上師之弟子（即同壇師兄弟），收作為自己之弟子。即使他們前來參與灌頂，亦須言明請他們頂禮時，只可向敦珠法王及上師之法相頂禮，而不可正面向余頂禮。並將一些作為別人上師之規矩、威儀及一些具體細節，詳加開示。上師更就內子之提問，對一些師兄及正副會長，作出了評論。

囑咐完畢，余夫婦二人送上師返回北角住所「富嘉閣」。因當時屋內無人，上師與我倆被迫停留於門外，苦候一小時。上師開示：「今次傳承問題，一切十分順利。唯獨到最後，會有阻滯，此乃緣起。」之後黯然嘆息，低頭不語，靜靜地繼續無奈的等待。回想當日情境，再反觀今日之局面，令人慨嘆。余在領受上師密意之同時，亦深深感受到上師對因緣共業之無奈及傷感！

報答 法王及 上師之恩德

對於上師之深厚期望與重託，前後兩次之殷重囑咐，時刻不敢遺忘。可惜因各種共業與因緣

未具，未能將上師的基業承擔，實因余力有不及業障深重之故，愧對上師！但對於上師之教誨，則牢牢銘記於心底。

為了對上師有所交待，及堅守余之三昧耶誓句，雖未能接得上師之基業，及在此基礎上再發揚光大，仍希望能以單薄之微力，盡一己之苦提心，創建另一所學會；並秉承上師對師祖依怙主敦珠甯波車之誓願，特命名為「敦珠佛學會」。希望此會將來能凝聚一股清泉，培訓具正知正見及戒行清淨之密乘行人，同心同德地奠下基礎，以助敦珠法王第三世將來在漢土弘法利生之佛事業。相信此舉必定能圓滿上師之遺願與寄望。余自愧學養荒蕪、行能無似、兼福薄慧淺，然而內存一股不屈之毅力與信心，雖然前路遙遙，滿途荊棘，仍堅信此乃上師之逆緣加持與磨練。只要繼續努力於修行及弘揚佛法，縱使是細水長流，深信定可圓滿上師之重託與個人之誓願。

「如無誓願，如同無人御中，不知所赴。來願持行，當至所在。」——智顗·摩訶止觀

上師之示疾及示寂，皆在提點余要深信「諸行無常、眾漏皆苦、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四法印）之重要性。上師之言教及身教在在地使余更要以上師的一生為榜樣。上師在其一生之歷程中，全情投入於自他二利之佛事業裏，直至最後一口氣，仍不忘「弘法利生」這四個字。回顧余十五歲開始跟隨上師學佛，有機會親近承事，眼見上師為佛事及修行，日夜操勞。從其日常生活中，了知



上師能夠跳過名、利、恭敬這一關。做軍人時且能不受權力及金錢等之誘惑，甚至連性命也可以不要，更可況是作為別人的上師呢？

菩薩倒駕慈航

上師不斷地引領余奔向開悟之人生；鞭策余去接受挑戰、面對人生；將佛法的智慧應用到社會及人生之中；將出世間之見與戒融入生活裏；去體驗佛法之偉大處，因其活水源頭正是來自人生，正如禪宗所言「平常心是道」。

上師一生之身教，更指示余如何將世間的一些困境，反過來用作磨練自己身心及意志的工具（即孟子所說之「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心，行弗亂其所為，所以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佛家則許為「逆緣加持」），進而提昇自己的世、出世間智慧。

敦珠法王於其「成就山法精華」中開示云：「這種教法（指大圓滿）的甚深教義，其中當然會有障礙，正如有得大的利潤，必是要從大風險中來的道理一樣。這原因是你過去生中所積的一切罪業，由於修持的力量，把它們引發出來，而顯示為障礙及大自在天的幻化身。……而在實際環境中，你甚或會被侵害、捶打、財物損失、疾病及其他的阻障。……你會被別人誣告，雖然你是無辜的！你甚至會到達身敗名裂的地步。以往親密的朋友會可能成為你的敵人等等。你應知道，無論內在或外在，都會有很多逆境在打擾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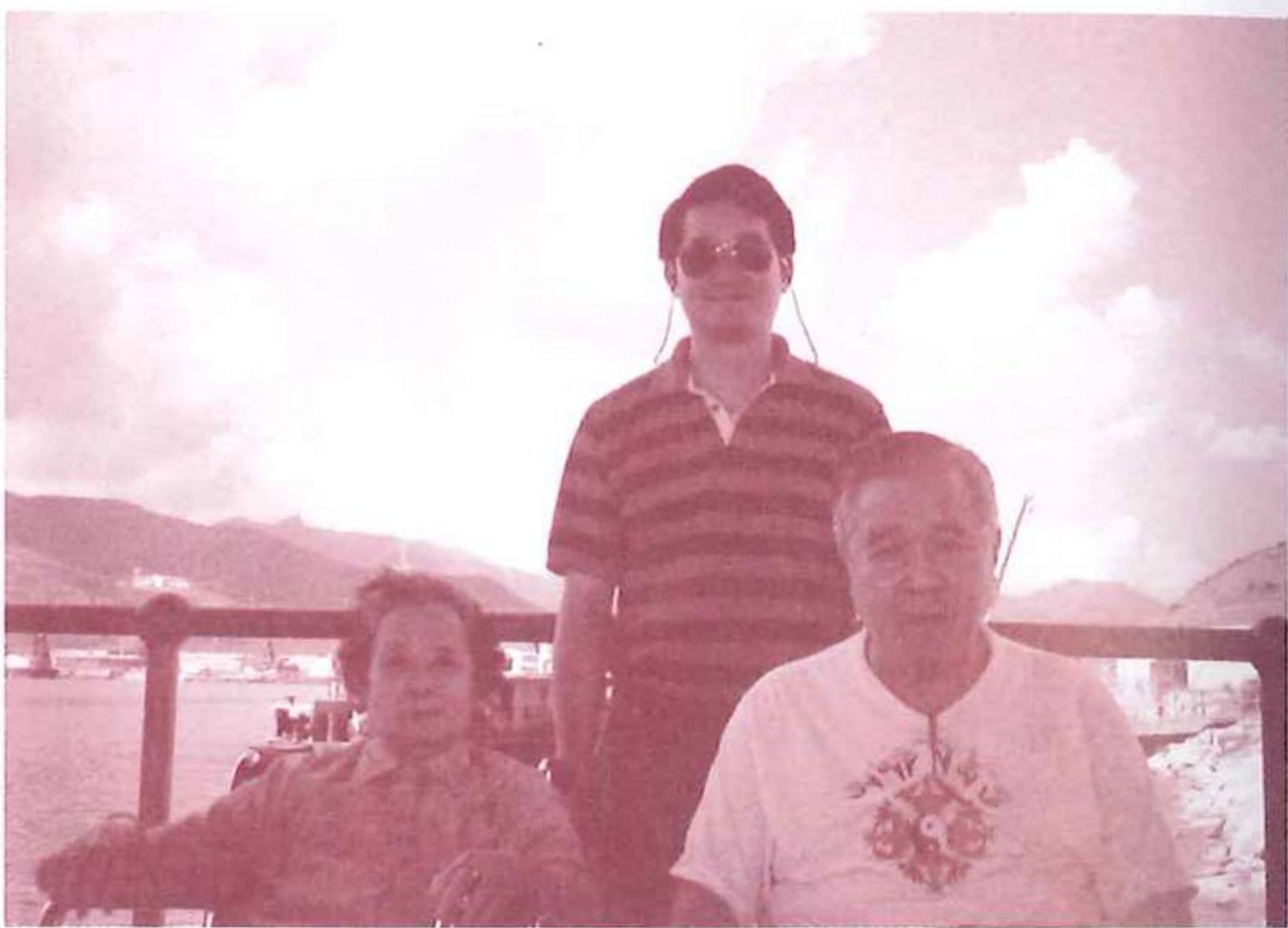


圖 1.26 劉上師、劉師母及移喜泰賢。

支持。……看啊！這便是解決困境的最重點，倘能夠把生活的困難，帶到修行道上，則所有修行問題便會迎刃而解的。」一切之逆緣加持，實是增長一己的定力、智慧、忍耐與及持戒的最好方法，「不經一番寒徹骨，那得梅花撲鼻香」，正是這個道理。上師帶領余走了一大段人生旅程，其中有美境，但亦間中有痛苦之情。此等人生真諦之領悟，既是諸佛菩薩所指引的道路，亦是上師之應化功德所給予的啟示！所以佛教要人做「沙門」（意為「勤息」），就是提醒世人要「勤修戒定慧、息滅貪嗔痴」，才能有機會見性成佛。

上師的一生，大起大落，充滿困苦。由富足並具權威之軍人，到「貧無立錫之地」的教員，仍不忘「弘揚佛法、普渡眾生」之宏願，於艱苦中一步一步地實踐佛陀之教法與自己心中之理想，從未言倦。若從世間觀點對人之價值與定義而言，上師會被認為是一個甚樣的人呢？瑞士哲學家阿米爾（H. P. Amiel）的著名論著中提到，所謂「偉人」，其真正之價值，並非取決於他擁有多少財富或從事什麼工作，而是其自身之德行與發自內在之光華。一個偉人，亦即是一個「真實的人」（actualized person）；一個能自然地完成自己心中志願的人。他與凡人毫無不同之處，只是在他的人生旅途上，雙腳踏的都是實實在在的階梯。不論身處貧富、貴賤、逆境、順境，不為其所變者，才是真正的人，一個真正的偉人。而易經乾卦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上師的一生，如實地、充份地顯露了這些優點與特性。無論在世間法抑或在出世間法而言，上師不單是我輩弟子心中的依怙主，亦是後學們所應學習之典範！

弟子 謹在此誠心祝禱

福德法幢劉公銳之金剛上師，早日乘願再來，迴入娑婆，救渡無量無邊之如母有情，令彼等離苦得樂，轉迷成悟，自利利他，早證菩提！



圖 1.27 劉上師八十三歲榮壽（1996年）與移喜泰賢暨眷屬合照。

